

Y-16/12

新城县文史资料

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城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前 言

在各级领导支持与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努力下，《新城县文史资料》第一辑与读者见面了。本辑收集的十四篇文章，是在大批的资料中选出来的，题材比较广泛，内容比较真实、具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本集中军事方面的题材占有很大比重。原省人大主任刘秉彦同志撰写的《小庄大歼》，生动地记述了解放战争时期冀中军区军民歼灭国民党王凤岗主力部队的经过；《华北民众自卫军》、《白沟回民的抗日斗争》、《军民鱼水情》等篇，也都从不同的侧面，再现了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史实。

经济方面，《高碑店豆腐丝》记述了豆腐丝的发展史；文化方面，《古代遗址》、《燕国督亢》追溯了新城县古代的历史；《武术名师张长发》、《武坛名将朱国富》记述了新城县武术名人；《新城县国民党部发展概况》记述了新城县国民党部的发展过程。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有关部门和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精心指导和热情帮助，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再加上水平所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各界人士和政协委员提出宝贵意见。

政协新城县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目 录

新城县历史沿革简述	文史委 (1)
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的回忆	王念基 (3)
华北民众自卫军	文史委 党史办 (13)
小庄大歼	刘秉彦 (34)
不畏强暴的回民	杨子建 (38)
“卸磨杀驴”的阴谋	文史委 (44)
军民鱼水情	刘宝善 史宗濂 (46)
燕国督亢	文史委 (54)
新城文化遗址	文物馆 (56)
武术师张长发	张 琰 张拱辰 (61)
武坛名将朱国富	文史委 (65)
王树楠传略	王会庵 (67)
高碑店豆腐丝	白景清 赵新洪 (72)
新城县国民党部发展概况	文史委 (75)

新城县历史沿革简述

文史委

新城县位于河北省中部，京津保三角地区的中心地带。县人民政府驻本县西北部高碑店镇。总面积六百六十九平方公里。京广铁路、公路纵穿南北，津同公路横贯东西，北部与涿县交界，西部与涞水、定兴接壤，南部与容城、雄县相连，东部与廊坊地区固安县毗邻。县辖高碑店、方官、新城、白沟、辛立庄镇及十八个乡，四百四十二个行政村，四百三十八个自然村。境内有白沟河、拒马河、仓尚河、紫泉河、兰沟河、斗门河、运粮河、芦僧河、大沙河等。

新城县境战国时属燕国方城督亢地区。秦时属广阳郡。西汉宣帝封燕刺王子庆于此置新昌侯国，故城在今县城东三十里堽上村，属幽州涿郡。东汉至隋各代，先后隶属幽州涿郡和范阳郡。唐太和六年析范阳县地置新城县，新城之名自此始。县治在今新城县新城镇，属河北道涿州。唐末废。五代时，后唐天成年间复设新城县治如故。宋代，新城县先归辽境，属析津府涿州。北宋宣和四年收复新城县赐名威城，属燕山路涿州。宣和七年又入金境，属中都路涿州。元代属中都路大兴府，明洪武六年五月改属保定府，一直沿至清末。一九一四年新城县属直隶省保定道，一九二八年隶属河北省。

抗日战争爆发后，各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新城同容城、固安、涿县、雄县、霸县组成联合县，同属冀中军区十一专区。抗日战争胜利后，撤销联合县，新城县和新组建的新涿县属十专

区。一九四六年七月，撤销新涿县，新城恢复原建制，仍归冀中十专区。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河北省人民政府成立，新城县划归河北省保定专区。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与涿县、涞水、雄县合并，称涿县，县政府设在高碑店。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恢复新城县原建制，县人民政府驻高碑店，一九七〇年保定专区改称保定地区，新城县仍属之，至今。

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的片断回忆

王念基

四十八年过去了，现在回忆参加“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及南下宣传团的种种情况，仍历历在目。以个人亲身经历的一个侧面为这段历史提供一些资料。

“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前夜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继续推行不抵抗主义，日本调集军队又向华北进逼，直接威胁着北平、天津和整个华北的安全。一九三五年六月，国民党政府与日寇华北驻军签订了所谓“何梅协定”。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又策动“华北五省自治”，由汉奸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日寇新的节节进攻面前，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书，再次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义主张。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却一意孤行，继续推行卖国政策，这就更加助长了日寇的侵略气焰。他们公然在东单跑马场打靶示威；在城郊我们的国土上更是飞扬跋扈，任意举行军事演习，在城内遍设出售鸦片的店铺，毒害中国人民；日寇的坦克、铁甲车在城内横冲直撞。当时，曾听人们说，在天安门中山公园门口，日军车轧死了一个小孩，北平反动当局竟然不敢过问。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在日寇节节进逼面前毫无保障，而国民党反动当局反而颁布所谓“妨碍邦交”治罪法。我记得当时的一张报纸上登载着一队日军在东车站广场上，耀武扬威地骑着高头大

马的照片，照片下面写着：“请看今日之北平竟是谁家之天下”。北平的爱国青年学生，以及一切热爱祖国的中国人民耳闻目睹日寇的桩桩罪行，国民党反动当局丧权辱国的无耻行径，心情激愤，沸腾。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学联酝酿发动一场伟大的爱国救亡运动，以唤起亿万群众，一致团结抗日。这就是爆发“一二·九”学生爱国救亡运动简要的历史背景。

参加“一二·九”运动的经过

“一二·九”运动是我党领导的一次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爱国运动。当时，我校（成成中学）接到清华大学发来的“华北危急”快邮代电，我受同学们的委托，按照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去清华大学工字厅参加学联召开的秘密会议。记得东北大学、中大、清华、燕京、女一中、男一中、镜湖中学、成成中学等大中学校都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主持会的是女一中的孙××（即现在的郭明秋同志），经过讨论，把原定“一二·八”（因是星期日，学生放了假）改为“一二·九”举行请愿游行示威。

“一二·九”这天，各校爱国学生冒着刺骨的寒风，齐集到中南海门前向何应钦请愿。何避而不见，委派了一个叫侯成的参谋出面讲话。他站立在一张方桌子上，以训人的口气，说什么你们要求停止一切内战，国军剿共这不叫内战。对日外交是国家大事，不能公开。你们学生安心读书才是本分，云云。我们听后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纷纷予以严词驳斥。侯成见势不妙，溜走了。

我们立即宣告游行示威，每四人一排，互相挽着胳膊排成长长的队伍向西单冲去，突破了警察的警戒线，到各校去发动同学，扩大参加示威的队伍。有的同学进门就打钟、摇铃；有的在院子里、教室里呼喊：“同学们行动起来，誓死不当亡国奴，快到大街

上示威去！”各校学生闻风而动，跑出教室加入了游行队伍。人们边走边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政府妥协投降”等口号。

当游行队伍到达西四牌楼时，遇到警察的阻拦。东北大学的同学很有经验，他们事先用纸包好白灰，一边讲道理，一边以突然手段把白灰往警察眼上撒。这样就冲破了警察的封锁，继续前进。在游行到辅仁大学和北京大学红楼时，见北大红楼窗口上有人站着和我们一起呼口号，我们就喊：“北大有‘五四’斗争的光荣传统，请北大同学快来参加游行示威！北大的师生纷纷跑出校门，参加了游行。这时游行队伍已发展到三、四千人，队伍走向王府井大街。当走到帅府园协和医院西口时，北平反动当局派出大批警察、便衣特务和二十九军的大刀队进行阻挡。警察手持水龙向学生喷射，接着木棍大刀也乱打乱砍上来。这时游行队伍乱了，有不少的同学受了伤。在反动当局的镇压下，同学们并没有胆怯、后退，而是继续坚持斗争。这时已到黄昏时刻，学联派出交通员，骑着车子边走边通知同学们到北大三院集合。同学们很快就集中到集合点。这时已是灯火通明，黄敬同志在高处慷慨激昂地高呼：“今天的示威我们胜利了，我们宣布明天全市总罢课。”当场一致高呼抗日口号，各校同学表示热烈响应。果然，第二天全市各学校统统罢了课，一直持续了一月之久。这期间各校学生会都组织起来了，学生自治会设有宣传、组织、武装等组织，出了壁报，印发宣传品，在各校之间互相串连，广泛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一二·九”北平学生举行的爱国救亡游行大示威，是一次伟大的抗日行动。它呼吁全国军民，抗日救国，并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儿女是不可侮的，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不会甘当亡国奴的。它对日寇的野蛮侵略和国民党卖国投降政策是一次有力的打击。

“到民间去”

“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大示威运动后，在北平学生全市持久大罢课胜利形势下，反动当局玩弄新的阴谋。他们宣布提前放寒假，限令各校学生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前一律离校，并令学校当局，假期不得留学生住宿，妄图把广大爱国学生就此轰散，使学联活动失去群众基础，而后将坚持活动的骨干分子抓一批，以达瓦解破坏爱国学生运动的目的。反动当局突如其来的这一招，在同学中引起了思想波动，有的搬起行李回了家，有的想坚持斗争又苦于没有办法。

为了粉碎反动当局的阴谋，党组织及时地发出了“到民间去”、“同工农兵相结合”的号召，平津学联迅速地发动组织起南下宣传团。党的号召，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同学们纷纷报名参加南下宣传团。反动当局提前放寒假的阴谋彻底破产了。

学联通知我参加了南下宣传团。记得是在一九三六年一月三日下午，我按通知到阜城门外北平大学农学院集合，天黑前，避开看守农学院正门的军警，三三两两地从旁门溜出来，冒着刺骨的寒风，奔向第一个集合点——宛平县的大井村。在该村休息数小时后，于当夜两点左右，即出发绕过丰台、南苑等重要据点，直到傍晚行至大兴县的青云店。学生不辞劳苦，在当晚即进行了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次日，我和一位同学奉团总指挥部的命令，去安次县城，通知已赶到那里的天津学生宣传团，于一月八日到固安县城与北平宣传团汇合。平津两市同学按时汇合了，形成了一支浩大的南下宣传大军。

固安县的县长边英儒很反动，他闻讯宣传团要到固安汇合，

就造谣惑众，诬蔑我们是“土匪”，下令紧闭城门，派二十九军的一个连守卫在城墙上，荷枪实弹，如临大敌，我们受阻，未能进城，就在城北关住下了。

当时固安县乡村师范校长王雨珊（又名王山）是我在高小时的老师，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汇合于固安的前一天，我就和他取得联系，他非常支持和欢迎平津学生的爱国运动。不管县长边英儒如何反动。而王雨珊老师则不顾个人安危，积极号召师范的师生行动起来，在固安城内发起捐献运动，避开反动当局的阻挡和监视，组织师生给宣传团从城上往下输送食品和被褥，十分关心地解决宣传团的食宿困难，给了宣传团的同学们以极大的鼓舞。

宣传团在固安停留期间，总部组织一部分同学搞宣传，对城墙上的士兵展开政治攻势，在城外的乡镇召开群众大会和各种座谈会，一部分同学搞阶级调查，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讲清为什么要抗日？为什么要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才是唯一出路的道理。通过上述活动及长途行军，使同学们受到了艰苦的锻炼和深刻的教育。经过几天的斗争实践，我们开始理解了“到民间去”、“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理和意义了。因此，我们参加南下宣传的决心更大了，思想更坚定了，自觉性更高了。

三路进军

宣传团在固安住了四天，在党的领导下民主讨论制定了行动路线，将队伍进行了休整，平津学生混编为三个团。每个团都有团长，各团又分成若干小分队，设有宣传、组织、先遣、生活管理等组织。每个团大约有百人左右。

一月十三日，三个宣传团分三路出发了。一团向霸县方向前进，沿津浦路南下；二团向雄县方向前进，沿平大路南下；三团向涿县、保定方向前进，沿平汉路南下。三个团分三路南下就象

三股革命洪流，几乎漫及河北广阔平原。宣传团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点燃起抗日救亡的烈火，就在哪里唤起民众的觉醒；就在哪里播撒革命的火种，使人们在国土沦亡的黑暗中看到光明和希望。同时也沉重地打击着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因此，反动当局对宣传团的活动恐惧万状，极力设法破坏，他们调动了大批军警特务，前堵后追，妄图驱散宣传团。

辛立庄受阻

一月十三日从固安出发，当日走了二十多里路，在大彭村住下，次日继续前进，到达新城县的辛立庄镇。

我被编在先遣组，任务是先于队伍出发打前站，向宿营地的村长接洽，安排食宿。我们到了辛立庄镇后，先去拜望了高小校长——我的老师齐望溪。齐老师非常欢迎宣传团的到来，他发动师生腾出教室安排住处，而后，又到区公所进行联系。宣传团到达后，首先做好当地士绅的工作，次日召开了全镇村民大会，这天恰好是集日，我们便利用这个好机会，在广大群众之中，大搞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对当地各界震动影响很大。这天傍晚，警察分局突然把团指挥部的董玉华，徐××和我叫去，分局长吴克对我们说：“宋哲元委员长派来的‘委员’到了新城，明天上午来看看同学们，你们今晚就住在这里吧，明天好迎见‘委员’。”我们听后就完全明白了，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们当即与吴克交涉，坚决要求回到住所去，并揭穿了警察当局妄图破坏学生爱国运动的阴谋。次日清晨，才允许董、徐二人回到住所，把我仍关在警察分局。

大约上午九时，“委员”由新城县陈县长陪同，他们带着便衣特务和保安队分乘大汽车来到了分局。“委员”看了看我的臂章是“先遣”二字，便放我回到住所。这时，同学们已在院子里

排好了队，手持木棍，准备迎接一场战斗。过了一会儿，“委员”和县长就来到我们的住所讲话了。随后便衣保安队也蜂拥而进，大喊大叫，杀气腾腾，说什么听“王委员”讲话。“王委员”向前走了几步，摆出训话的架式说：“我是宋委员长派来的，我是来慰问大家的，给同学们带来了点心……”同学们一听把肺都气炸了，当场质问他，你慰问我们带着便衣武装特务干什么？保安队荷枪实弹干什么？原来这位“王委员”就是曾参加“一二·九”行动的师大学生，现在被反动当局收买，当了叛徒。他在众口指斥之下，话也讲不下去了。于是陈县长便出面为其解围，他说“我是冀东人……”没等他把话说完，同学们就怒不可遏地质问他：你家已成亡国之地，你为什么还带着武装阻挠抗日，其用心何在？弄得这位县长也无言可答。时至中午，所谓的“委员”、县长之流，灰溜溜地回到了分局，便衣特务和保安队把学校严密地封锁起来，直到深夜仍未解围。当晚狂风大作，同学们趁此时机，化整为零，三、五一伙，从大院东北角的小旁门暗暗地主动撤走了。有的回到了北平，有的回家过春节，没有走脱的同学次日晨就被那个“王委员”、陈县长用汽车武装押送到高碑店车站，送回了北平。我在当时辛立庄镇一位小学教员掩护下，我回到老家——板家窝。

撒播下革命的种子

我回到老家后，父亲和一些亲戚对我参加宣传团的活动十分不理解。他们说“宋哲元几十万大军都抵挡不住，你们这些年轻娃娃怎能抗得了日呢？简直是胡闹”。这都是一派胡言，使我万分气愤。加何赶快归队，我心急如焚。乡亲们传说有些失散的同学，住在南沙口村。我摆脱了父亲的阻挠，跑到了南沙口村，有宣传团一位姓蒋的同学正在主持开会，郭敬同志正在为开好会议

安排食宿，我们小分队的徐化一、傅先甲同学也在参加会议，我见到他们真是高兴极了，从此我就又归队了。

在南沙口会议上，成立了新、雄、固抗日教师联合会。会后，我同徐化一、傅先甲同学骑着两辆自行车又向征途前进了，继续寻找兄弟宣传团。经过两天路程，走到高阳县的石桥村，终于找到了小潘（即建国后第一任化工部部长彭涛同志）那个团，我们的愿望实现了。

我向小潘同志详细汇报了我们团在辛立庄镇遭到反动当局驱散的情况后，他说：旧历年关已近，同学们都很劳累了，我们到保定就要结束这段的活动。我们随宣传团到达保定，住进了同仁中学。河北省政府知道宣传团的活动即将结束，避免和同学们弄僵了，乃派一人安排食宿，并派车送回北平。当日晚上，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参加会议的同志，他们多是“一二·九”运动中各学校的骨干，又是经过南下宣传团艰苦生活的锤炼，显得这个队伍更加坚强了。党组织为了把这支力量巩固壮大起来，小潘同志提议：把宣传团的组织名称改为“中华民族解放宣传队”（简称民先），作为长期的抗日团体，并决定到北平后继续发展壮大，使她投入新的战斗，力争成为公开活动的抗日组织。全体同学一致表示拥护。这充分体现了党的领导艺术，及时地把学生运动引向新的阶段。

小潘同志安排刘铁轺同学（已牺牲）同我一块回我的老家，要求我们做好板家窝一带进步教师的宣传发动组织工作。于是我们二人同骑一辆自行车愉快地回到老家。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日左右，邓立群、徐化一（后脱党）、傅先甲（已去逝）来到我村，住在胡子寿同志主办的小学校内。他们把带来的一柳包马列的书和进步刊物放在我家。我和胡子寿把家中过春节准备的东​​西拿去餐用。这些同学计划以当小学教师做掩护，发动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在农村扎根，同农民运动相结

合。怎么办呢？我想，叔父在家乡是个乡绅，把持着村政权，我村东西两头都有学校，村北头没有学校，我就托人向他要求支持建立板北小学校，这样可以达到安排教员的目的。结果叔父不同意。他向来人说：“别惹他们（指我们几个学生），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当时苦于难想别的办法，过了正月十五，我们只好返回北平。

在北平按预先定好的联系地点，见到了小潘同志，汇报情况后，他让我写一封以介绍朋友为名的信，经河北省委转保属特委派入去找胡子寿。我写好信交给了小潘同志。事后方知，第一个持信找胡子寿的是保属特委书记李青玉同志。不久，胡子寿、刘佩荣、王泽田（现名王克）同志就同时入了党，成立了新城县第一个特别支部。从此，我的家乡就正式建立了党的组织，宣传团撒播的革命种子开始生根开花结果。

随着全民抗日战争暴发，党的组织由新城“特支”正式建立了党的县委，担起领导全县人民抗击日寇侵略的历史重任，广泛发动群众，深入开展群众游击战争，不管日寇汉奸刽子手王凤岗之类怎样疯狂地镇压人民，新城县广大军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浴血奋战，艰苦卓绝的斗争，随着整个敌后形势的好转，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党的领导，非常重要

党的组织逐步发展。“七七”事变后，很快建立起县委，新城县党的组织担当抗击日寇侵略的历史重任。改造争取旧军队，建立发展了抗日武装和各种抗日群众团体，在全县以及新、雄、固、霸的边缘区形成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通过上面的回忆，可以引出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兴起，没有党的领导，是绝对不能成功的。我们当时都是十几岁到

二十几岁的青年，虽有高度的爱国热情，但如何与全国反动头子蒋介石和汉奸卖国贼做斗争，却没有一点经验。对形势如何分析，统一战线的政策策略如何运用？怎样把运动步步引向深入，并不断发展壮大抗日力量等等。面对这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这些青年是无知的，都必须紧紧依靠党的领导，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如继“一二·九”后爆发的“一二·一六”运动，吓得汉奸宋哲元这帮卖国贼在这天未敢粉墨登场宣誓就职；平津南下宣传团粉碎了蒋介石要学生派代表去南京“聆训”和提前放学生寒假的阴谋，宣传团到保定后，党组织引导宣传团改为“民先”，把运动引向持久和深入等等。这都说明党领导群众运动因势利导的成功。

每当我回忆起平津学生南下宣传的这段经历，自然想到她在当时政治影响的深远，群众对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交口称赞，是爱国的，是不怕死的。对冀中平原、华北乃至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起了历史的牵头作用。她传播了抗日救亡运动的真理，她宣传了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主张，她在冀中平原撒下革命的种子，她为平南广大地区于“七七”事变后，在党的领导下，迅速掀起风起云涌的抗日高潮，配合河北地下党组织做了初期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华北民众自卫军

文史委 党史办

抗战初期的“华北民众自卫军”，是一支党组织领导下的活跃在大清河北地区的武装队伍。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中国的战火扩大到华北，在这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战，“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要“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全国人民一致拥护我党主张，展开了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南京政府在我党的敦促与全国抗日民心激愤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应战。国民党二十九军与五十三军将士在前线对日寇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全国人民的抗战情绪日益高涨。这时，我地下中共新城县工委的每一个成员，都踊跃投身于这场伟大的斗争之中，成为抗日宣传和募捐活动的骨干。为团结大清河北的一切抗日力量，在后来大规模地发动、组织和武装民众抗日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妥协退让，平津相继沦陷，日寇抢占华北大大部分河山，肆意残杀我同胞，特别是处于平津保三角地带大清河北的我国同胞，更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一带农村呈现了一片混乱状态：清兵土匪乘势而起，到处绑架勒索；有钱有势的地主豪绅有的当了汉奸，有的组织武装，霸据一方，不甘心当亡国奴的进步知识青年，纷纷走上了抗日救亡道路。这时，在中共中央不当亡国奴全面抗战拯救中华的伟大号召下，在新城县地下党的领导下，大清河地区很快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浪潮。江

东升部被我党争取改造成为一支抗日的武装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的。

一、华北民众自卫军的历史沿革

(一)“四大队”的由来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五十三军开赴平津前线对日作战时，留下×团三营七连守卫在雄县的留守处，后来，当部队南撤时，这个连担任了掩护任务。反动当局的不抵抗政策，早已引起了部分爱国官兵，特别是东北籍官兵的不满。他们不愿远离家乡，加之该连孟连长平时打骂士兵，克扣军饷，引起了公愤，所以由一排长江东升、二排长曹学敏、司务长左清臣及连长郭洪奎等人合谋，行至雄县西南小辛庄时将孟连长杀死，全连九十余人由江东升带领脱离部队北上，经白沟、泗庄进驻北沙口村。

为满足个人的发财欲望，这些人曾在新城县东南乡一带抢掠群众的财物。在攻打抢占了固安马庄的烧锅、钱粮行后，被固安王念中的乡团包围，双方对峙达半月之久。后经新城县北沙口村地主士绅陈丹桥出面说合，江东升同意作北沙口附近三十六村的保卫团。随即将队伍分为四个大队，名为“四大队”。江东升自任总指挥，左清臣为参谋长，总部设在北沙口村。

一大队长张兴五，驻毛公寺；二大队长郭洪奎，驻辛桥镇；三大队长曹学敏，驻堽上村；特务大队长魏登高，驻北沙口村。

江东升的部队被地主、绅士收编后，成份非常复杂，土匪、溃兵迅猛增加。白沟、泗庄、辛桥等地的民团也降归江部统辖，声势日大。“四大队”的一切经费，除向当地群众摊派外，还不时到其管辖以外的村庄抢掠、“绑票”。所以，当时的“四大队”，既是一支为地主看家的武装力量，也是公开的土匪。

江东升为了在大清河一带站住脚，实现进一步扩大队伍，实